

二十世纪风云人物丛书〔图文本〕

ERSHISHIJIFENGYUN
RENWUCONGSHU

难舍难分的
婚外情结



罗斯福

下

Franklin
D. Roosevelt

Zhang Zhengyu
章正余等

● 编著

京华出版社

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生于美国纽约，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逝于佐治亚州温泉。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
年任美国总统……

荷兰后裔
的初生牛犊



赢得二战的
美国振兴者



罗斯福

章正余 / 等编著



京华出版社

Roosevelt

第十四章

新政的实质是什么





1934年1月30日，罗斯福的52岁生日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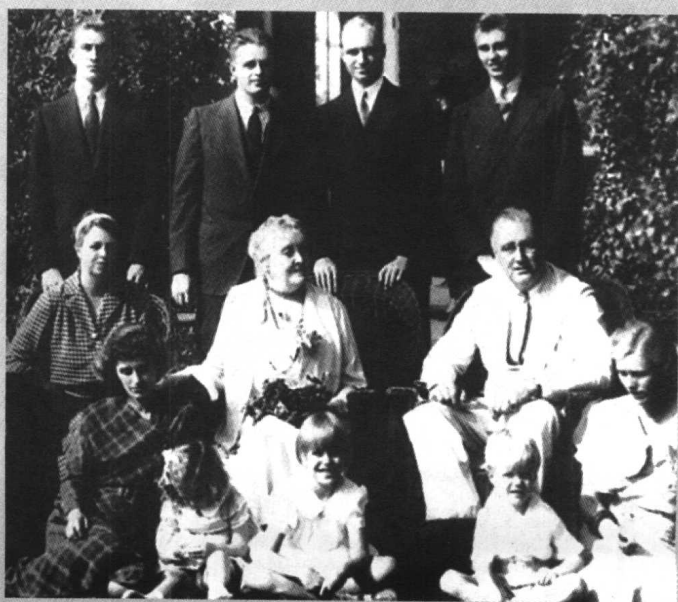
1934年，和妻子在加利福尼亚的宾馆



1934年3月17，在与埃莉诺29年结婚纪念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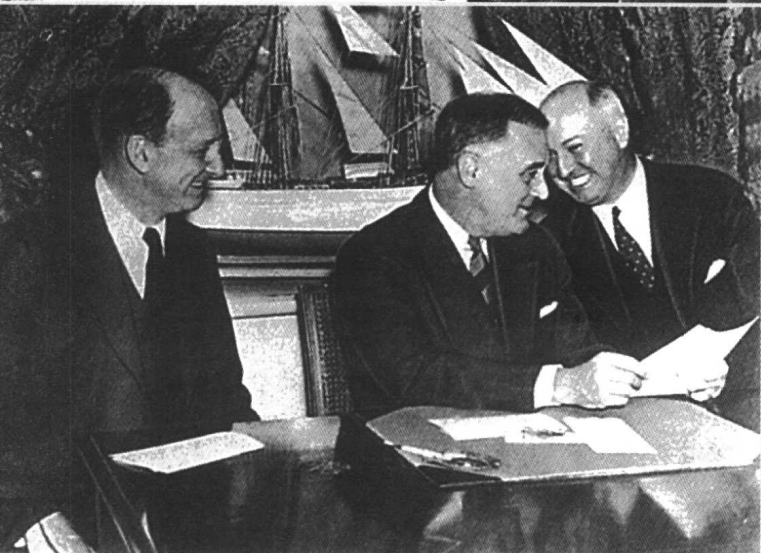
签署“新政”法案



1934年9月21
日,罗斯福的母亲
80岁生日聚会



1935年9月
30日，罗斯福在
胡佛水坝



1935年3月
1日，罗斯福购买
第一张美国储蓄
债券



1936年8月，
在对饱受旱灾的
中西部视察，与
居民史蒂夫布朗
交谈



1936年，在竞选火车上



1936年11月
3日，竞选胜利，罗
斯福全家人在海
德公园的前廊接
受邻居的欢呼

新政的实质是什么？

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不同利益集团的回答是不一致的。

埃莉诺像记者，到处采访，年年行程数万里。她被邀请发表演说，讲新政；她巡视贫民区、黑人区；访问贫苦佃农和移民居住点；参观幼儿园、青年游乐园……

总统给夫人起了一个特工人员代号：罗浮儿（漫游者）。

从1936年开始，报业辛迪加约埃莉诺写专栏《我的一天》，在135家报纸同时刊出。最初洛雷娜执笔；后来由她自己动手，洛雷娜修改；有时由她口授秘书记下来，修改后发表。

随着她的声望的发展，找她撰文的人越来越多。

对出版界、新闻界、商业广告各方的要求，她概不拒绝。“席梦思”牌弹簧床垫、“甜心”牌香皂、“约翰斯·曼维尔”牌建筑材料、“塞尔比”牌皮鞋和“庞德”牌冷霜等厂商出钱，请她每周在广播中做两次广告宣传。

她把做广告的报酬全部捐赠给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文章稿酬，她自己支配。她没有任何别的工资，国家并不付第一夫人工资，她也没有差旅费。她有了稿费收入后，感到轻松多了，可以不必向丈夫伸手要补助费。她自己继承的年金只有27000美元，要贴补家庭开支、自己的和子女的服装费，以及大量的慈善捐款。

有的报纸专栏作家经常攻击埃莉诺，说她利用白宫特权捞取

经济上的好处。有的报纸曾为她辩护过。她自己也反击：一个女人是否因身居白宫而就不该施展个人抱负？写文章就不该收稿费吗？这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

有一次，埃莉诺和一位政府的工作人员偶然相遇，那个人顺便问起：“夫人每月有多少收入？”埃莉诺并不迟疑，顺口答了一句：“我的收入不次于总统（当时总统年薪 75000 美元）。”

这随便的一句话立即传开了。政府一般工作人员年薪只有两三千美元，埃莉诺却拿到 75000 美元！怪不得她到处旅游。美国的自由舆论也被政党自由择用。共和党的议员在大选之年正在搜集材料，提出调查第一夫人所得税申报表和慈善捐献额。

总统听到这个消息开心极了：

“欢迎，欢迎调查我夫人的收支、开销和纳税情况。帮了我一个大忙，我真弄不清她一年要捐献出去多少钱呢。至于说她利用白宫的特权，确实，她利用我这瘫痪的双腿，才享受到‘漫游’的‘特权’！别忘了，政府可没贴补她一分钱。”

灵通的记者把总统的玩笑也发了消息。

有一天女秘书汤普森怒气冲冲地拿着一张报纸走进埃莉诺的办公室，报纸上说：一个脸皮厚的女人！从波多黎各到南极，驻在南极的海军上将伯德，在那冷冰冰的隐蔽所另辟密室，等待第一夫人的光临！

埃莉诺对诽谤、侮辱甚感别扭、气愤，但未能改变她的初衷，她还是我行我素。她对秘书说：“这一辈子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母亲，更不是一个好儿媳，但我一定争取做名副其实的无辜者代言人！汤普森，不必为我难过！”

她排除干扰，忙她要做的工作。一天清晨，利汉德敲开埃莉诺卧室的门，她已经洗漱完毕，端坐在桌前阅读，抬起头问：“利汉德，有事吗？”



利汉德踌躇，生怕自己的大惊小怪打扰了夫人。“没关系，坐下谈。”利汉德才说：“昨晚总统失眠，有大半夜哼哼，叹气……我问，他摇头不语。我想是不是竞选闹剧烦扰着他？”

埃莉诺摇摇头：“不会，他不会在乎那些闹剧，老一套，说‘新政’就是偷偷摸摸搞社会主义！罗斯福是另一个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坏！……那是没有杀伤力的宣传武器！恐怕他碰到的是具体挫折！好吧，找时间我去看他。利汉德，谢谢你。”

利汉德在埃莉诺额头轻轻吻了一下，匆匆地走开了。她们之间既像母女，又像姐妹，既不是“情敌”，也不是上下级关系。

埃莉诺按照总统每天游泳的时间，来到游泳池。白宫的游泳池不在主楼里，也不在侧楼，而是位于两者之间。这座游泳池是罗斯福当选后，挽救了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的学龄儿童为了表达对总统的感谢与同情，他们捐集4万枚硬币，作为修建加温游泳池的费用，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亲爱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总统以垂泪的微笑接受了最纯真的童稚友情的爱。他不但每天按时间坚持进游泳池享受这份爱的治疗，还对自己说，要为孩子们办好国家的各项事业，让他们每个人过上富裕和平的生活。

罗斯福皱着眉头，嘲弄地望着她，好像在问：“你怎么来了？要干什么？”埃莉诺懂得他的嘲弄正是一种掩饰，他不想让别人过问他的苦恼，尤其是不愿让妻子知道他的苦恼。

就在这个时候，霍普金斯进来了，手中拿着一份材料，见到埃莉诺在场，进退两难。埃莉诺轻松一笑：“我要找你，你就来了。我正想看什么，你就带来了。趁富兰克林在游泳，拿给我先看一下，保密吗？”“夫人，这是一份保密材料，拿来请总统签署传阅范围名单。”埃莉诺还不想示弱，说：“好吧，尊重你的意见，顾问先生，我只问一声：这份材料的题目是什么？能否相

告？别为难，否则，我可以等富兰克林来告诉我。”“那是夫人最聪明的做法。对总统对夫人对我都是恰当而有分寸的。”

总统见到二人对话的局势，心中暗笑。过去霍普金斯是埃莉诺在纽约州时推荐给我的，这次也是她推荐霍普金斯进入白宫的。埃莉诺一直搜集亲信安插在我身边，她没料到霍普金斯为人正派，十分自负，怎么肯让人说他走夫人路线？他一丝不苟地为我工作，这不仅在于他的公开行为，在他家里我已派人安了“耳朵”（窃听器），只看竞选前后这段时间就足够取得我的信任了。总统认为把窃听器安在亲信人家中，比安在敌对方面更重要。

霍普金斯把带来的材料——一份最新的全国概况统计表，递给总统。总统翻开认真看了一遍，然后两眼望天，好像上面写着问题的答案，他顺手把材料递给夫人：“只给‘副总统’过目，别人就不必传阅了。”在总统的小圈子里，都把第一夫人称为“副总统”。

1937年夏天至1938年夏天，全国生产减少1/3；失业人口数从490万增到960万；农场主收入下降；申请救济人数猛增……“新政”面临新的经济危机！

霍普金斯这个身体虚弱、性格坚强的人常常控制不住自己愤世嫉俗的暴脾气：“百万富翁跳楼的日子过去了，他们缓过气来，变了面孔。他们控制的那些‘肥猫’报纸占整个报界的85%的比重，他们反对‘新政’，造谣言攻势……选民们爱听总统的炉边谈话，选民欢迎总统连任，却无法抑制国会多数人对‘新政’各项提案的反对！”

埃莉诺插问：“什么是‘肥猫’报纸？”

总统冷笑了：“第一夫人连‘肥猫’报纸指的是谁也不清楚了？你热心写《我的一天》，热心关注国际社会，什么西班牙内战、日本入侵中国……你介绍我会见一个又一个客人，他们谁能



帮助我解决我面临的难题？我又有什么回天之力帮助别人？亲爱的，要知道我像被人推着往下坡滑行，很多议员见风转舵了。过去常常碰杯的人，扬脸一瞥而去！政治！政治！我也不能例外，我也要采取新对策……”

“我们的自由制度是给一小撮人提供机会，为所欲为地从其他人那里榨取超额收入吗？我们的自由制度是让少数人操纵煽动组织大规模的破坏性罢工吗？”

总统越说越激奋，滔滔不绝地把这些日子积压的愤懑都倾泻出来：“‘贪得无厌’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就能保证新闻自由吗？85%的‘肥猫’报纸操纵在财团手中。‘私欲’是邪恶的根源，而邪恶在目前控制美国经济的60个家族的大树上筑巢了！他们兴风作浪、关闭工厂、制造失业，绝不肯和政府同舟共济，不肯分担国家面临的任何困难！他们是忘恩负义之辈，他们忘了全国经济瘫痪的时刻，乖乖地听话或乖乖地跳楼……”

“有位参议员建议：对于明知内情而做虚伪报道的报纸，应判以重罪。我说我正在设法削减开支，我不想再多搞监狱！我心里在说，报纸犯什么罪？办报纸写文章的人又判什么罪？重罪犯在他们背后，我也无权判啊！”

埃莉诺这时接过话来说：“富兰克林，一位政治家有‘治国之道’是重要的，但更不能忽略这一方面的人际关系。我听人们议论总统在国会也只接近头面人物。一批年轻的主张‘新政’的议员也受到冷淡，这是很危险的倾向。我还听说，你的顾问和内阁成员也表现得十分骄傲！”

“你能举出实例吗？不要把道听途说当做箴言。”埃莉诺当即严肃地说：“霍普金斯先生正好在这里。他对来调查救济概况的议员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说：‘你们要填报各种救济概况吗？你们

可以动手来抄一份!’”

总统立即反问：“难道霍普金斯错了吗？对待官僚也要礼遇吗？霍普金斯是你推荐来的朋友，难道你不了解吗？他从纽约来到白宫，工薪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许多；他对公共资金一丝不苟，救济上十分大方，在管理费用上控制极严，绝不允许救济费当办公费使用。我认为他顶撞官僚的胆量可敬！可敬！埃莉诺，你不该感情用事啊！”

埃莉诺脸气红了：“总统先生，别误会！霍普金斯是你的称职顾问。我提醒的是越做出成绩的人越要注意人际关系。”“对官僚讲什么关系？用不着，用不着！官僚繁殖得够快的了，不顶撞，不报以蔑视，不给以颜色，他们就不知耻！”

霍普金斯早已悄悄走开了。让他们夫妇争论吧！他心里明白埃莉诺提出总统接触范围太狭隘，这触伤了总统，也许正是他的病处。总统身边的十几名得力助手伊克斯、法利、琼斯等人纷纷下到各州拉关系，找熟人，疏通各州议员，不惜做出各种允诺各种交易，均未获得明确结果。他们好像拉选票一样，要议员维护“新政”，通过“新政”各项改革措施，答案不约而同：模棱两可，看形势再说。

1937年新政提出支援农业以及工业中的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标准被国会否决了。为发展和利用自然资源按照已取得良好收益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路子，再新建几个地区的管理局的计划也落空了。

这就等于扼杀“新政”，束缚“新政”的手脚，使之无所作为。面对失业和萧条的出现，造成“新政”失败的现象。

总统最后提出的机构改革方案，竟被宣扬为“独裁法案”。一位专栏作家甚至公然说：“这是一场反对出现希特勒的斗争。”各处“反对独夫统治”的旗帜涌到华盛顿，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



丝丝缕缕地前进……

政治谣言、公开谩骂已经成为白宫第一家庭餐桌上的“小菜”，即使不合胃口，可它照样摆在每个人面前。罗斯福常常把它们当成笑料，或者公之于众。但并不是家里每个人都有这种雅量。尤其是孩子们感到说不出的痛苦。

传播最广的恶毒谣言是说埃莉诺在全国各处乱跑，染上了性病并传给了罗斯福，总统不久于人世了，埃莉诺要把美国卖给苏联……

总统哈哈大笑，难道他们忘了总统夫妇分居多年已是美国的老新闻了。

有一次总统听到麦卡卢尔新闻社向 200 多家报纸发出造谣中伤的消息，他正在温泉休假，破例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总统举例子：

“上个月罗斯福先生昏迷在办公桌旁。医生发现他的颈部有皮疹，这是重病的症状。需要摆脱工作，已由专家在保密情况下开始治疗。”

另一个例子：

“不久前，《美国西纳米德》公司的代表在纽约的一次私人宴会上说什么白宫的‘精神错乱的怪人’把国家引向死亡，最好医治方法是用两颗子弹。如果实现了这个方法，他将买一瓶香槟酒庆贺这个愉快的事件。”

记者问：“你难道不能就这两个消息起诉？”总统微笑着回答：“难道你们不知道美国总统不能因为受诽谤起诉，司法部也不会受理这些案件。”总统又说了一句：“若是打官司，那就得同很多很多人打官司了。”又有记者问：“总统希望我们怎样报道今天的消息？”“唔，我怎么能命令记者如何报道，也不会收买记者来如何报道。凭记者的职业道德来行事就符合社会绝大多数公民

的要求，不是吗？”

一位记者半开玩笑地追问：“总统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绝不是为了闲聊天吧，总有一个目的或要说明一点什么，你说对不对？”“你是惟一聪明的记者。不错，我要说明我还好好地活着！你们看见我并听我讲话，我的那些忠实的选民也就放心了。”

大女儿安娜和丈夫离婚了，报纸上也发了消息。安娜叹息说，住在白宫里仿佛被四面八方射来的探照灯交叉不息地刺目刺心，还是早早离开吧。她放下两个孩子，自己另谋职业去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豪去世后，总统长子詹姆斯在父亲身边负担加重，到1938年，他的身体垮下来了，住进医院动了胃部分切除手术。他也不得不离开白宫，离开父亲身边，回到他的寓所，恢复他从事保险公司的工作。当父亲到医院探视他时，父亲热泪滴落在儿子手上，亲切地说：“为了爸爸累坏了儿子！为了爸爸连累了儿子们也跟着受报纸攻击、谴责！我对不起你们！我一心想当总统，正如你们一心想当百万富翁，这必然会遭受不少磨难与痛苦！让我们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一切吧！”

“当报纸上点你们的名字时，比咒骂我咒骂埃莉诺更令我头痛。我们不能不学会忍耐啊！……”

埃莉诺的心随着国际风云、国内经济、政治斗争的脉搏而跳动；她的心也常为儿女们的不幸遭遇、结婚离婚不断反复而悲伤；她眼看连任两届总统的罗斯福那副倦容面对“新政”的绝境，担心他的判断力和自我控制力，他能够应付这个局面吗？他能够把几年来受到的拥戴变为扭转这个局势的政治力量吗？他能重新巩固权力而不致令人感到总统的权力过分集中吗？他该怎样重新获得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

埃莉诺惊讶那些顾问助手内阁成员事先为什么不闻不问，难道没有察觉到总统脱离了多数普通议员？如果他们没有察觉，那



就是失职；如果察觉到而不愿冒犯总统的自尊与骄傲，不敢做总统的对立面来反驳总统，与总统争论，那也是失职！比起路易斯·豪来，他们矮了一大截。

人总倾向于用过去的习惯、信仰、感情、行为来对待新的挑战。富兰克林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记得他第一次州议会选举胜利后，得意极了，毫不掩饰地在家庭餐桌上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生活是如此有趣。”瞧，他仰着头，额头平坦明净，两目炯炯，好像他是上帝惟一杰作，他谁也瞧不起。

记得他在出任海军助理部长时说：“我简直高兴透了。把自己的职业和个人爱好统一起来，是一生难得的幸福。我从小喜欢蓝色无边的海洋，喜欢听航海的故事，喜欢坐上军舰的梦！”

埃莉诺独自观赏富兰克林的历史画面，当选总统后，他十分自豪地说：“我实现了在哈佛时的目标，在海军部7年完成了任总统的基本训练，我是为做总统而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骄傲的灵魂！

富兰克林啊富兰克林！你这个生性愉快的人只记住胜利、顺利、畅遂、随心所欲……难道你忘记瘫痪给你的绝望？我曾劝慰你，你站起来了，这无非是上帝给你的第一次考验！你经受住了考验！这次面临的困难是又一场大“瘫痪”！——“新政”面临的绝境！

和第一次不同了，我帮不上你的忙，你也不需要我的帮忙了，不肯向我说出你的真实想法！对我，你也以政治家的口吻说：“自有对策！”让我做一名不得已的旁观者。

每个人只能靠过去的自我和未来期望中的自我来感知现在的自我。孤军奋战，你行吗？……罗斯福又一次周游全国，直接向公民说出目前国内的实况，说明他的“新政”计划，而解决全国失业的种种提案，一一遭到国会内政敌的反对、扼杀。这些政敌

正像林肯当年所称呼的“毒蛇”那样，背信弃义，不顾国家真正的利益，记住啊，还能选举他们进入国会吗？公民充满愤恨地喊：说出他们的名字！让我们记住哪一个是“毒蛇”！罗斯福摆了摆手，露出人们熟悉的微笑告别了。

当他到大学去演说时，以调侃的语气引用政敌所有喷射给他的荒唐可笑的谣言……引得哄堂大笑。最后，他自嘲地叹了一口气说：“年轻人，这就是我的病，就是我们国家的现实！有些聪明的专家提出经过反复论证并已实践有效的提案，却在国会通不过去！还要告诉你们最后一句话：我早餐只吃煮得半熟的鸡蛋，绝没有‘烤百万富翁’那道菜……”

在他告别后大学校园里沸腾了。“英国不是有位经济学家凯恩斯吗？请他来出出主意不好吗？”“听说凯恩斯十分关心美国‘新政’的经济改革，最近还给白宫来了信，提出继续给公共事业增加拨款是摆脱危机的出路。”“罗斯福总统最大的困难不是缺少主意而是在国会内的阻力！”

……

当他疲惫不堪地回到白宫，“摘下”微笑，沉重地长吁一口气，饮下一杯利汉德递过来的马提尼酒。

埃莉诺进来了。她没有任何寒暄慰问，而是递给他一份民意测验调查的结果和某些新闻记者采访报道的材料，内容竟出奇的一致：

“人民热爱罗斯福。”

“无论对‘新政’有多少怀疑和不满，人民认为罗斯福总统是在为他们办事，称他为‘我们的总统！’”

另附有一份材料：“国会阻挠‘新政’提案，不愿扩大‘新政’成果，不愿实现罗斯福关于改善全国 1/3 人民吃、喝、住、行的计划，但国会无意也无力废除‘新政’，他们也在摸全国人